

村里有一个老爷爷，每天坐在墙角晒太阳，和路过的人说几句话，剩下的时间就是抽袋烟，静静地呆着，等到了饭点，一个老奶奶就会走出来，喊上一声：“老头子，吃饭了！”老爷爷便会起身，回家吃饭，两个老人吃饭的时候话也不多，只是老爷爷会不停地给老奶奶夹菜。

老爷爷还有一个爱好，就是赶大集，每次赶集，不论买什么东西，都会买上一块热乎乎的甗糕，因为老奶奶爱吃。到晌午了，老爷爷提着甗糕到了家，正好又是饭点，把甗糕递给老奶奶，也是没什么话，老爷爷吃着老奶奶做的菜，老奶奶吃着老爷爷买的糕。就这样过了一年又一年。

老奶奶九十一岁的时候，坚持不住了。弥留之际，一大家子人围着老奶奶哭，老爷爷没有哭。他握着老奶奶的手，笑着说让老奶奶等她几年，老奶奶也没哭，笑着说她会等着老爷爷的。三年后，老爷爷去世，也是笑着走的，最后一句话是：“我要去找她了。”



### 爱到深处是平淡

文/吴昆

他们是我的爷爷和奶奶，两位老人携手走过了七十个春秋。爷爷和奶奶是自由恋爱的，在那个时代十分难能可贵，但是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，爷爷和奶奶并不是十分恩爱。两个人的交流也不多，甚至连架都不吵，整日平淡如水，就那样过日子而已，但是现在明白了，爷爷奶奶的爱情比海都深，所谓情到深处是平淡，爱已经融入到他们生活的点点滴滴，这份平淡就是他们的爱情。

爱情是个很神奇的东西，开始的时候总是轰轰烈烈。热恋中的男女总是会为了爱情奋不顾身，做一些浪漫

的、轰轰烈烈的事情。后来，当爱成为柴米油盐、成为生活的一部分，爱就会变得平淡如水。

不要抱怨你的老公在你们结婚纪念日时没有送珍贵的礼物，想想每天下班他都会给你买你最爱吃的零食；不要抱怨你的妻子不重视你，想想你合身的衣服都是妻子精挑细选的。虽然嘴上不说，但是爱从来不曾缺席。

爱到深处是平淡，平淡的生活，才是爱情最好的表现。

### 冬雨陌清寒

文/鲁珉

一年四季都会下雨。春雨淋绿了山野，夏雨带来清凉，秋雨掠过金黄，只是冬雨，会带给你越来越深的清寒。

雨在冬季，走进不同的区域，都会表现出不同的形态。洒落在北方，便成了雪；飘落在江南，多是雨。这不，刚刚踏入冬季，天便落下一场细细的雨，在阵阵的清寒里，把江南淋成一袭一袭的缠绵迷离。

冬时的雨，不像春雨，会裹挟着春风；也不像夏雨，常常有狂风撕裂；更不像秋雨，可以淋湿一季的倚望；很多时候，冬雨是不经意悄悄来，没有风，没有声音，生怕惊扰了谁，是那样地轻盈，又是那样地轻柔。

冬雨是如烟的雨，轻轻柔柔，细腻地配合着冬天描就出一幅“无边丝雨细如愁，宝帘闲挂小银钩”的萧瑟冬景图，只是其有些冰冷的味道。冬雨犹如那远古的女子，在寒意渐浓的时节，轻抚琴弦，惊落满地飘零的叶子，生生地催生出莫名的清冷情愫。

江南的冬，总是等不来一场酣畅淋漓的雪，多半是雨。于是，江南的冬雨总会成为季节的主角。其实，只要你用心体会，冬雨总会荡涤着瑟瑟北风扬起的尘埃，还你一个清新的世界。冬雨如丝，只要你能够体会到冬的情怀，就能体会到冬雨独特的韵味和温情。

“寒雨连江夜入吴，平明送客楚山孤”，王昌龄眼中的冬雨，是满眼迷蒙，平添了些许愁意。送走友人，王昌龄一人静坐在芙蓉楼，默默地看着窗外，远望着灰暗的天空，冬雨伴着阵阵寒意涌进心田。

记得那年离开峡江边的小镇，也是冬天，也是下着冬雨。虽然一直想离开小镇去外面的世界，可真要离开，却有些不舍。

每当冬雨落下时，总会想起在小镇的美好时光，回忆起小镇时的冬雨。那时的冬天，感觉比现在要冷很多。很多时候，下班后无所事事，便和小镇上做伞的杜叔下棋喝酒。虽然我喝二三两就有醉意了，但为了陪杜叔，往往会微醉着下棋，其实那个时候输赢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有人陪你在寒冷的冬天，转着火炉喝酒下棋。

多少年后，冬雨也会光临我居住的繁华都市。冬雨也是一丝一丝下着，可没有了小镇的宁静，也没有人与我不设防喝酒，至情至性下棋。

“浅寒天气雨催冬。梅梢嫩红。”我似乎看见杜叔正提着一壶酒，在细雨如丝的冬雨里缓缓而来，虽然那风略带寒意，可心里却依然是温暖的。



西東小窗  
不約東南  
妙深長兩素  
情王謝堂前  
燕歸  
子吳也落  
到魚壹  
達清小雨之詩  
庚子冬 焦華

三更燈火  
五更雞鳴  
是男兒讀  
書時黑髮  
不知勤學  
早白首  
方悔讀書  
遲  
庚子冬 焦華

书法/焦华

在故乡母亲的怀里，  
我感情的泪水澎湃激荡。  
我的热恋，我的梦想，  
我的小船，我的脊梁，  
我的根脉，我的天堂。  
上学时走的土路，  
曲折蜿蜒，沿着湖畔，伸向远方。  
夏秋里摸鱼的草甸荷塘，  
清澈透明，闪烁晶亮。  
春风抚柳，翠眼鹅黄；  
湖滩悠远，苇草茫茫；  
莲蓬摇曳，菱花溢香；  
小蛇戏波，百鸟鸣唱。  
故乡啊故乡，诗之吟诵，曲之绕梁。  
血脉里融汇，灵魂中生长。  
岁月虽已两鬓风花，  
乡情却比游丝绵长。  
故乡啊故乡，亲爱的故乡。  
我情感的爱河永不干涸，  
我心头的旗帜永远飘扬，  
飘扬在我的家园，  
和这无垠的碧蓝上。

### 乡恋

文/董学君

在村庄出生长大，故乡就是天堂。无论我这片叶子飘到哪里，最终都会沿着根的方向回归。

树是村庄的哨兵和守卫，环立村庄周围或静待房前屋后。婚嫁嫁娶，家长里短，他都能见证，都能平息，都能记录。青树翠蔓，蒙络摇缀，参差披拂，遮天蔽日，将屋舍掩映其中，好像全然不顾地回味清晨的露水、正午的阳光、傍晚的炊烟和夜空的星空，也像是在集体讨论年复一年平平淡淡而又生生不息的日常生活。置身树旁，似乎每一棵都承载着过往的岁月，赐予我家人的热情家的温馨。

村庄不大，中心有湖，湖边有树。由于年岁大，阅历丰富，经验充足，树便当仁不让地成了总参谋，成了村人的依靠。但凡遇到解不开的结，只要能靠在树身上，蹲下身子，将遇到的麻烦细致地讲出来，让老树听，让别人听，最多半天工夫，再大的难题都会迎刃而解。久而久之，老树的根部被衣服，被光脊梁，被岁月打磨得油光发亮。树身朝着湖水里倾斜，几棵树由于共经风雨而有了坚不可摧的革命情谊，展现出相似的外貌，一致的動作，半斤八两的精气神，互相谦逊礼让，保持一米开外的距离。树冠拉拉扯扯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遮住了湖的大半边，自然生长，别有洞天。

### 幽幽村庄青青树

文/韩慧彬



沟渠边的树承担着预报节令的任务，不管春来还是雨来，他最先报告，父老乡亲会根据树身上发生的变化，及时安排好农活或者未雨绸缪，晾晒粮食。谁也不会轻易去锯断他的枝丫而自绝视听。纵使高高低低，胖胖瘦瘦，深深浅浅，也丝毫不影响分工，不影响在乡人心中的地位。喂饱了的黄牛拴在树上，反

刍或者乘凉，不用特意嘱咐，牛就被照顾得妥妥贴贴舒舒服服，连晚上圈圈也恋恋不舍，还要扭头回望相伴一整天的树呢！

村口桥头的树签订了迎来送往的军令状，含情脉脉地目送着父老外出，手舞足蹈地欢迎着形象变化、口音变化、甚至姓名变化的乡亲回心转意，不管你外出做的好事坏事或者一件好事没遇上，他不会区别对待，总会认为你在外面闯下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，摆摆致意，婆婆施礼，永远恰到好处。

房前屋后的树是守备军，训练有素，被铁腕统治，不敢歪歪斜斜，也不敢滋生旁枝，干涉屋瓦会有性命之忧，是禁忌，更不敢越雷池半步。听从调遣，牵绳晒被，发配墙角，纵使刀削斧砍，也不会心生怨言，秉持乡邻隐忍的性格与坚强的本色，即使瘦骨嶙峋，也要英姿飒爽，讲规矩，守本分，经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。

曲径通幽，树木于村庄上空撑起朵朵绿云，藏狗吠于深巷，匿鸡鸣于树梢。世界上恐怕没有比树更忠诚的朋友了，默默地守护着村庄，以自然的方式，渐渐地融入村庄的生活。一花一世界，每一个鲜活的生命都值得敬畏。

不管你信或不信，无论何时何地，你我都无法走出幽幽村庄青青树的怀抱！

### 把诗情放在一场菊花宴里

文/王敬群

秋未远，冬才至，寒初始……不知不觉已然步过春光、醉老西窗，人间已是小雪天气。

我刚刚从喧闹的人群中穿梭出来，到五云山上赴一场菊花盛宴。这是闺蜜两口的邀约，他们精心栽培的食用菊已经远近闻名，用菊花做的菜品看之赏心悦目，食之唇齿留香，年年我都在尽品淡蕊流黄、幽香脉脉之余，解读菊花独特的风格魅力。

只是，往年的赏菊、品菊都在他的饭店里，今天，到五云山品菊还是生平第一次。

夜幕低垂，五云山的小径上星月寂寂，和山外的城中烟火恍如隔世。信步走来，顿觉时光舒缓，心就静了。

前面，临路的窑洞里铺陈出来的灯光下，是身着汉服的闺蜜一家，他们微微弯腰，拱手相迎的姿态端庄美好，让我从“浮生只合尊前老，雪满长安道”的冷冽里，转瞬就有了“赠我江南春色、一枝梅”的温暖。

夜空里乍然绽放的烟花，进门时的鲜花瓣让我们在充满惊喜的仪式感里还没有平复，门内的一切更让我们惊艳：长长的木茶几上，各色菊花已经在木几中间的“曲水流觞”中暗暗淡淡紫，融融化黄，让人惊叹：陶令篱边色，罗含宅里香。

若有若无的古典音乐绕室轻歌，宾朋在主人周到的古典礼仪引领下有序落座，在男主人深情的诗词朗诵中，“云起菊宴”正式开始。透明的菊花茶、清香的小火锅、整朵的黄菊花、裹着菊花的牛肉卷、菊花丸子、菊花拌菜、菊花饺子、菊花酒……每样菜品都鲜美诱人，每种吃法都独具匠心，既保留了菊花原有的清香，又挖掘了味蕾的不同需求。既重温了菊花诗词，又结合了传统讲究，既文雅又充满诗意，把最有烟火气的美食内化为一种文化。

此刻的我们，每一次举箸，都在菊香里邂逅屈原，和他一起“朝饮木兰之坠露，夕餐秋菊之落英”；出口的每一句诗词，都在菊韵里感悟郑思肖的内涵：“宁可枝头抱香死，何曾吹落北风中”；每一次品茗，都在菊魂里钦佩陶渊明：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“泛此忘忧物，远我遗世情”；每一次碰杯，都和孟浩然一样期待：“待到重阳日，还来就菊花”……

每一朵菊花，就像一本前人的诗句，晕染的墨汁还暗香浮动，流淌的字句还热气腾腾，蛰伏于历史烟尘背后的故事还清晰如昨，命运的笙歌还在耳边盘旋。

这个感觉，像极了汪曾祺先生在《人间草木》里的一段话：逝去的从容逝去，重来的依旧重来，在沧桑的枝叶间，择取一朵明媚，簪进岁月肌里，许它疼痛又甜蜜。

小雪的夜里，生暖炉，泡香茶，坐开桑落酒，来把菊花枝。赴了人间惊鸿宴，只看重阳一日花。花有节，人有品。今夜，我都感受到了。

